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ZW12n0101

# 關於《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》的若干新資料

方廣錩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# 目次
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一、小引
  - 三、關於北敦04264號
  - 三、關於Дｘ2142號與Дｘ3815號
  - 四、關於《釋迦如來十地行錄》中《第七地金犢太子》
  - 五、小結
- 卷目次
- 贊助資訊

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# 關於《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》的若干新資料

方廣錩

## 一、小引

1988年，筆者曾經撰寫《敦煌寫經〈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〉簡析》（以下簡稱《簡析》），載於當年《南亞研究》第二期。該文錄文、考察了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遺書北敦04264號《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孝順子》）殘卷。文中提出13條論據，指出該經雖然曾被《仁壽錄》以下我國歷代經錄判為偽經，但實際是印度佛教密教初期根據印度的民間故事改寫的佛本生故事，屬於翻譯典籍。

1988年撰寫《簡析》時，所發現的有關《孝順子》的資料，僅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該敦煌遺書。但這幾年隨著世界各國敦煌遺書的刊佈，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發展，發現了一些新資料。亦即存於俄羅斯敦煌特藏中的Дx2142號與Дx3815號、韓國印本《釋迦如來十地行錄》。本文擬匯總、介紹關於《孝順子》的資料。

## 二、關於北敦04264號

在此先將北敦04264號再次錄文如下。前此的錄文，乃依據縮微膠卷進行。照片有皺蹙之處，有些文字不清。此次則依據原卷錄文，訂正了前此錄文的若干疏漏。

〔錄文〕

（前殘）遇萬斧。八坐諸貴為此犢子入議，諫得大王。

王答諸臣曰：「我今愛敬憐憫犢子，不可思議。若煞此犢子之時，莫在我宮內煞之。我見此犢子行跡死處，我即心肝寸寸斷絕，交死不活。」爾時國王語諸臣曰：「若欲煞此犢子之時，為我牽向屠兒坊中，方便煞之，勿使我見。」

遂遣黃門牽此犢子往向屠兒坊中。到屠兒門底，遙喚屠兒三聲。屠兒出看。黃門語屠兒曰：「國王二后垂命至死，須此銀蹄金角犢子心肝。卿急手打煞，劈取心肝，白紙重裹，送來門底。我在門邊佇待卿。」

屠兒聞黃門作如是言，手牽犢子入於家中，繫著大柱，手捉大斧，舉欲打煞。犢子語屠兒曰：「卿住！未忙煞我。聽我一言，當死。唵！」屠兒住，聽犢子言。犢子語屠兒曰：「我非是犢子。我是栴陀羅頗黎國王太子。我父索其三妻，我母處在小限。兩夫人意

欲煞我。我不得違二母之意，變作犢子。卿莫煞我。我□之日，必作國王。我作國王之時，使卿金千斤，分國半治，封邑萬戶與卿。屠兒，願莫煞我。」

爾時屠兒聞犢子作如是言，大芒迫身，白言：「丈夫立身以來，煞害眾生恒河沙數。小來未見有是銀蹄金角犢子語我此言。」屠兒即語犢子曰：「我今為卿，身死不得煞卿。」犢子語屠兒曰：「卿不得我心肝，亦當必死。若活我之時，卿用我語，使我共卿兩都得活。」

爾時犢子作是言時，有一天帝釋變作黑狗，從屠兒門中而入。到屠兒中庭，倒地自死。犢子語屠兒曰：「卿若為我之時，將我抱著草中，莫使人知。你莫惜家中自死黑狗，劈取心肝，送向門底，付與黃門。你亦得活，我亦得活。」

爾時屠兒劈取黑狗心肝，白紙重裹，送與黃門。黃門領得犢子心肝，欲送入殿。王聞犢子心肝，今則氣塞哽咽，爛腸寸寸斷絕，淚下覆面，暈倒落床，發聲大哭。其黃門送犢子心肝往至宮裏。二后聞之，甚大歡喜，狼徬皆起。夫人下床，身自往就黃門手中生噉心肝，不由湯火煮炙，生即食訖。二后云：「此肉甚美，我今食之，百脉流徹，心底惶悟，眼目精明，手脚輕便，病當得瘥。」

爾時屠兒送犢子心肝得了，迴還語犢子曰：「我今為卿輸心肝得了。」犢子語屠兒曰：「你爾恩德，昊天難報。你若放我之時，夜半中放我，去時莫使人見。」

犢子夜半中去時，與其屠兒泣淚辭別，語屠兒曰：「我今辭你去後，作一變異，使你交見，知我有賢德，必令報卿恩。卿家去城三百餘步。我從卿門出，使無脚跡。唯有城西北角上留一脚跡。卿一跡踏土之處，知我有賢德，能得報你。」

爾時屠兒聞犢子作如是言，燒香拜，供養跪。起，泣淚奉送出門。至明天曉，人未得時，尋此犢子脚跡。處處不見，城外亦無脚跡。城西北角上，正見一足踏土之處。屠兒知有賢德，念佛還家。

爾時犢子投明行去，離國三千餘里，往到舍婆提國。遇值國王有一美女，為人可嬉，種種姿妍，面如月滿，端嚴無比，世間希有。八功德水，以浴其體，著劫波袖衣及乘天宮殿，化城九重。國王意欲嫡配，此女不就：「王若配，會是賢德之人，女便共活。」王語女曰：「我生在凡處，肉眼眾生，知誰是賢？」女答王曰：「阿耶與女召集儀同僕射、高良貴子、守令之家、方伯子脈在於都市，女自選夫主。」

女從王後行，手捉金鍾，盛蒲桃酒。在父後行，選儀同僕射、高良貴子十行，無稱意者。王語女曰：「向前十行者，王侯子孫，尚不共活。自餘卑微，寧可之意？」女答王曰：「向前十行者，雖

可有形，面目似人，腹裏無德。女欲共活之人，會是賢德，女便共活。」王聞此語，任女意懷，不違女願。復行至十行，下頭見一犢子，銀蹄金角，下行頭立。王已行過，女尋後至，向父王曰：「此是賢德之人，女欲共活。」王任女意。女得王言，即過手中鍾酒，與其犢子。犢子得酒，向口飲半。犢子過與女，女即飲盡。交禮必定，永為匹配。

爾時諸臣、百官、傾國之人皆大笑王：「一國之女，嫁與牛犢。聽損邦國，寧有此事！」王聞羞恥，便欲煞女。有一帝釋，變作智臣，遂即諫王：「王有一女，甚有賢德，何待煞之？陟出國外，令使慚愧，愁不改行？」女聞此言，甚大歡喜。叉手白王：「父子生有離別，何待煞女？求從遠陟，離王國土。外書云：『女外向，千里從夫。』若與王別，請乞乘騎，送女出國。」

王共夫人送女出城，號啼大哭，悲哀泣淚。語諸臣左右、青衣、吏民都共送之。百鳥悲鳴，聲動天地。父子分離，辭王及夫人，心肝痛切，將欲氣絕。

爾時女共犢子離出王國，轉復前行。見一木城，女問犢子曰：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犢子答曰：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土城：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鐵城：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銅城：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銀城：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「此非我國。」次復前行，見一金城：「此是你國以不？」犢子答曰：「此是我國。」

在金城國，可徑由旬，宿其此，犢子仍不變現。女問犢子曰：「君若是賢德之人，應當不變？」爾時犢子聞道此語，手捉銀蹄，撫角，犢衣脫却於地，拱身一丈。頰如婆果，齒如珂貝，眉如盡月，眼如眾星夜朗。號為「金城國天子」。宮殿自然。零仙綵女、伎樂音聲、百味飲食，隨念即至。女見夫主可嬉，變身一丈，歡喜不可思議。即便作書與王，並告夫人：「阿耶比日道女不識賢德之人，陟女外國。女夫主以有聖德，甚大端正。阿耶星夜來看女夫主何如。」

本日王得女書，召集群臣。諸官悉集。「卿等本日笑我女共犢子而活。我女以有賢德，嫁與金城國王。我今歡喜，不可思議。」王即為女夫放大恩赦。所有罪人，悉皆放免。

爾時舍婆提國王並夫人來至金城國裏看女。見女夫主甚奇殊妙，便即問曰：「卿比日在我國中，如何變作犢子？」太子叉手白王：「某甲非是犢子。某甲是栴陀羅頗黎國王太子。阿耶索其三妻，阿孃處在小限。兩大夫人意欲煞我。我不違二母之意，變作犢

子。今得王女，愧王無已。孃今在父母國，快成辛苦。願王權在金城逕停時向。欲共王女，暫向父國，往看其母。」

太子夫妻二人輕馬往詣父國。內門裏，入磨坊中。見母頭如蓬耕，面上垢土，手脚皴劈，脊背打破，膿血沾著處爛盡。爾時太子見母頭戴石五升麥，來向磨坊中。太子不忍認母，二人眼中泣淚。手捉馬鞭，撥母頭上，麥翻著地，磨何而去。母不識，其母遙喚：「貴人且住！聽我一言。看君不似凡濫。某甲備是王家辛苦之人。請得此麥，依課磨之，恒不得充，況復翻地？是度王聞，必死不活。」太子夫妻但時下馬，以衣袖掃其麥，聚收著器中。頭戴而去。太子眼泣血，氣塞吞酸，忍痛不忍認母，輕馬還國。

爾時太子告舍婆提國王曰：「我母如今甚大苦劇，筋骨相連，形容憔悴，面上垢土，頭如蓬耕，處處打破，血流遍體，快成辛苦。」王聞道是，心憐女夫及母，眼中泣淚：「我親家母豈可如是！」爾時太子叉手白王：「若與某甲一親以往，暫欲隨王借少衣馬。金城如自有兵馬眾，相將往詣父國，救看其母。」

二國軍馬悉送太子往向栴陀羅國。去城卅餘里，其父城頭知軍來到，懸豎白幡。太子語左右曰：「城頭白幡者，盡是降幡。我父見我往到，謂我是外國大王，必向我跪。此是我父，不合跪我。一廂十人，兩廂廿人，走往捉置，勿聽跪也。」

如是所言。王見太子，出城步步欲跪。左右捉之。兩相對已，携手接腕，相隨上殿。飲食娛樂，良久以訖。啟白王曰：「王是一國之主，治民快樂，天下豐饒，雨澤以時。王今快樂，可有幾妻？」國王不識太子，與仁臣奴：「臺奴不敢誑王，正有兩妻。」太子問曰：「一國之主，皆聞三夫人、九嬪。據何禮律，正有兩妻？王須實道。償後檢得，王必合死。」王答太子曰：「臺奴伏死！不敢調王。實有三妻。」太子曰：「喚將來看。」

王遂先遣兩大夫人莊嚴冠帶，來至殿前。太子問曰：「向前道三，如何見二？一在何處？」王答太子曰：「今在磨坊中。」太子問曰：「天子之后，如何安置磨坊而驅使也？」爾時太子母聞道大王，尋聲走來，欲以投訴。殿前行過，太子遙見其母，狼徬下殿，走抱母頭（？），捉臂囓指，稱天大哭：「阿娘，由子五逆不孝，致使阿婆如許辛苦。阿婆！阿婆！」王見哀哭，然是我子，更有何言！父母並子三人抱頭（？）大哭。爾時雲飛鳥落，樹木摧折。諸臣百官，見者泣淚，不能自勝。

爾時太子盡哀以訖。良久，將香湯與母洗浴，取虎龍服與母著之，還上殿上而坐。喚其二母並父，道其苦狀。王聞道此死苦由緣，眼中泣血。王喚兩妻，立著南廂。去殿百步，濩湯爐炭，刀山刃樹，銅升鐵概，車川犁耳。遣此兩大夫人立其傍：「濩湯灌之，

故嫌此輕。我憶卿本日生噉我子心肝之時，與一人喚取一百力士，二人喚取二百力士，一時遣此力士，鋸此二后，作其段數，始釋我意。」

力士至已，欲煞二母。太子畏煞二母，口中告佛。刀山摧鋒，濩止熱。二百力士手脚[病-丙+光]疵，不能生害。太子喚其二母，並共陳道活之狀：「子本存命，實由屠兒。」王語太子曰：「阿耶本日實不知子遭此苦劇。阿耶如今捨去王位，與子治國。身自出家，隱居山林，永不干國。除仁一人，自餘爵祿輕重，悉屬屠兒。」王即出家，鬚髮自落。觀睹宮殿，若視穢廁。修行善道，得阿羅漢果。太子名喚屠兒，封受國相，位登王侯。庫藏珍寶，悉屬屠兒把攬。於先施恩，今獲交報，重賞其德。太子共母，不轉凡身，即得成佛。

是時二后諛心不捨。天神帝釋變作猛風吹此二后，毛孔而入。本食心肝作大鐵丸，節節出炎如車輪，救不可得。

當說此經時，大會之中所千萬人皆得悟道，棄惡從善，交獲佛果。佛告阿難：「爾時太子，我身是。爾時父王者，今我父悅頭檀是。爾時我母者，今摩耶是。爾時我婦者，耶舒陀羅是。爾時屠兒者，今阿難是。爾時黃門者，今目連是。爾時帝釋變作黑狗者，提迦葉是。爾時二后者，提婆達多；第二后者，調達是。」

佛說經竟，天龍八部、帝王、人民皆大歡喜，作禮奉行。

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一卷

〔錄文完〕

從上述錄文可知，北敦04264號殘存文字的故事梗概如下：

1.栴陀羅頗黎國王的兩位夫人生病，要用金角銀蹄牛犢（實為第三夫人所生太子變現）的心肝為葯治療。國王雖心有不捨，還是聽從大臣的意見，令屠兒殺牛犢取心肝。由於卷首殘缺，所以不清楚為什麼國王第三夫人所生的太子會變成金角銀蹄牛犢。但從下文故事發展推測，這一變故應是兩位國王夫人嫉妒第三夫人而造成。

2.牛犢向屠兒求救，承諾將會報答。屠兒用帝釋天變成的黑狗的心肝，搪塞兩位夫人，放走牛犢。

3.牛犢來到舍婆提國，被公主招為丈夫。舍婆提國王恥於女兒嫁給牛犢，將之放逐。

4.牛犢與公主逐次路過木城、土城、鐵城、銅城、銀城，最後來到金城。牛犢變身為人，號為「金城國天子」。

5.公主致書父母，舍婆提國王夫婦前來探望。

6.太子夫婦輕騎赴栴陀羅頗黎國探望在磨坊中做苦工的第三夫人。第三夫人不識自己的兒子。

7.太子合金城國、舍婆提國兩國軍馬前往栴陀羅頗黎國救母。栴陀羅頗黎國王不識其子，出城投降。

8.太子認母，真相大白。

9.栴陀羅頗黎國王欲殺兩位夫人，太子饒恕之。國王出家，傳王位於太子。太子拜屠兒為國相報恩。

10.兩位夫人最終受到帝釋天的懲罰，而太子及其母親即身成佛。

## 三、關於Дx2142號與Дx3815號

Дx2142號，孟列夫有著錄，可惜未考訂出經名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俄藏敦煌文獻》第9冊第44頁載有Дx2142號與Дx3815號的圖版。編輯者發現這兩號遺書可以綴接，故綴接後拍攝圖版，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，應予稱道，可惜也沒有考訂出經名。筆者於2000年夏天整理孟列夫敘錄時，發現Дx2142號實為《孝順子》殘片，但沒有發表這一成果；其後沒有檢索《俄藏敦煌文獻》，故沒有發現可以與Дx2142號綴接的Дx3815號。其後，李小榮先生查索《俄藏敦煌文獻》，發現Дx2142號、Дx3815號應為《孝順子》，進行了錄文與研究。

這兩號遺書綴接後，首尾依然殘缺，共存文字18行。從圖版所示字體及通卷抄寫風格，可以肯定這兩個殘片與北敦04264號寫卷原屬同一件遺書。以下依據《俄藏敦煌文獻》，把這兩個殘片再次錄文如下。錄文中「□」為原卷殘缺，每個「□」表示殘缺一字。「□…□」表示殘缺字數不清。方括弧中的文字為原卷殘缺，錄文時擬補的。「（？）」表示對所錄該字是否正確尚有保留。錄文時保留原卷行款，未作變動，並加行號。

〔錄文〕

01.〔產〕牛見此太子，摩角觸□□□□自沒觝□…□/

02.□□產牛懊惱，遂便吞之。夫人問其黃門曰：「得□…□/

03.□答言：「牛踏不死，牛遂吞之。「夫人問曰：」我望踏煞，交□…□/

04.□□之，寧容不死。」/

05.□□聞之，甚大歡喜：「此產牛如是，可賞賜。餵飼倍常，肥於本□。」/

06.〔第三〕夫人□在懸康樓上，不能自下。二后作書與王：」此小夫人正□/

07.□□□朝誑聖王。王去之時，其言辭道產太子。如今不產太子，/
08.〔卻〕產貓子。」/
09.〔國王〕聞道此語，槌胸懊惱言：「其辭道：『我產生太子。』如今不產/
10.太子，正產貓子。此婦大是妖惑，不果（？）故，欲朝惑誑我，恥損□…□/
11.畏國用。」急遣黃門作□…□二后，髡其頭髮，脊背打破，安著磨/
12.坊中，將作輸課奴婢，日責重課。我還之日，勿使我見，未令幽（？）□。」/
13.時王遊戲迴還，見大夫人料理宮殿已訖，亦當歡喜。第二〔夫人〕/
14.刺繡補方已訖，亦當歡喜。第三夫人，於即不問。爾時國王料〔理〕/
15.國事，可經三日，東廠底斛產牛生一犢子，銀蹄金角。當牛之〔人〕，/
16.來告王曰：「此東廠底斛產牛，比年以來，獨自孤養，與牛不同。生/
17.一犢子，銀蹄金角，方整可喜，國內無雙。」王聞道是：「抱將來/
18.看。」當牛之人，遂抱將來。王見犢子，喜樂歡悅，不可思議。王即槌/
（後殘）

〔錄文完〕

上兩號遺書雖有殘缺，但文字大體保留，意義也比較完整。對照上述北敦04264號故事梗概，上述18行錄文提供了兩位夫人稱病謀取牛犢心肝之前的情節：

1.兩位夫人將第三夫人產下的太子送到牛欄。嬰兒被惡牛吞食。

2.趁第三夫人產後不能行動，兩夫人謊報第三夫人產下貓子。

3.梅陀羅頗黎國王聞報大怒，下令將第三夫人打入磨坊，日責重課。

4.國王回宮三日後，吞食太子的惡牛產下一頭國內無雙的金角銀蹄牛犢，國王十分喜樂。

無論從現存遺書形態，還是從上述梗概，均可知俄藏的兩號殘片雖然與北敦04264號原為同卷，但中間尚有缺失，不能直接綴

接。缺失部分的內容為：

1.故事的前半部分，亦即矛盾最初怎樣產生。

2.俄藏兩號殘片與國圖殘卷的中間部分，亦即兩位夫人何以發現牛犢是太子所變，怎樣設計殺害牛犢等。

## 四、關於《釋迦如來十地行錄》中《第七地金犢太子》

《釋迦如來十地行錄》，韓國法輪社，1936年出版。原書為韓文，我手頭的為日本牧野和夫先生贈送的複印件，僅有《第七地金犢太子》（以下簡稱《金犢太子》）的內容。從原書名稱及複印件所存子目「第七地金犢太子」、「第八地善惠仙人」看，《釋迦如來十地行錄》載錄了釋迦牟尼十個本生故事，《金犢太子》為其中第七個。現依據該複印件翻譯如下：

〔譯文〕

第七地金犢太子

如來昔日在波利國中，為太子。王有三夫人，一名殊勝，二名淨德，三名普滿。如來投胎，在普滿腹中。

忽一日，波利國王夢見金殿崩摧，龍旗懸倒。遂召大臣，名範察，問曰：「朕昨夜三更，忽得一夢，如此如此，是何祥瑞？」

範察奏言：「御夢大凶，國有不安之兆。」

王曰：「如何迴避？」

範察對曰：「宜出人馬，往清涼山避暑。至中秋過了回駕。」

王允其言，於四月一日就殿宣至三夫人。王問曰：「朕回宮之日，三位后妃，將何物迎接？」

殊勝奏言：「妾有四季之菓，接我王回宮。」王不允。殊勝夫人有偈：

「我王異日還京駕，　簇簇莊嚴百寶車。
苑裏多栽殊勝菓，　庭邊廣植四時花。
王宮大內多修整，　鳳閣龍樓錦繡遮。
若是我王回鳳闕，　天香馥滿接官家。」

淨德夫人次奏：「妾有御衣萬件，接我王回宮。」王不允。淨德夫人有偈：

「小臣接駕事多般，　袞服龍衣獻萬端。
錦繡鮮花驚彩鳳，　金針玉綫隱龍蟠。
披時致使乾坤闊，　著處能令世界寬。
若是我王回鳳闕，　光輝布地駕前觀。」

普滿夫人身懷太子，已八個月。奏曰：「我王回宮，妾當一子迎接。」王大喜。普滿夫人有偈：

「小妾今朝奏我主，　千般巧計未為奇。
錦衣豈用扶王社，　花菓焉能壯帝基。
賤體方娠懷聖子，　秋來決定降金枝。
大王一日回鸞駕，　我在御前獻子兒。」

大王聞奏，歡喜非常。敕賜產婆一人、畫燭千條、金爐百鼎，安排普滿宮內：「如是果降太子，賜作正宮王后。」

帝統大臣、人馬，前往清涼山躲災去訖。王駕幸未幾，殊勝、淨德二后相議論：「王臨幸囑咐普滿，如此如此。降生太子之時，賜她正宮王后。使我二人，豈無嫌隙！」遂瞥生妙計，多將財寶轉買產婆：「普滿生太子時，可將貓兒剝皮，於金盆洗浴，換卻太子。須要普滿不得正宮王后。」

產婆依二后買囑，將貓兒換卻。殊勝後有偈曰：

「思量這件事如何，　我主偏心惡意多。
普滿一朝生太子，　貓兒換卻利刀搓。
令人送出皇門去，　盍在深山虎狼拖。
御駕偶然回鳳闕，　必將普滿上干戈。」

時產婆受二夫人買囑，不敢有違。後普滿夫人果降生太子，相貌端正。產婆遂將貓兒剝皮，於金盆洗浴。遂將太子送在二夫人面前。二夫人見太子面貌端正，世上罕有，急令宮人，或用刀割，或用繩絞。種種淩辱，依然不死。連夜送入山澗，虎狼不飡。抱回宮內，二人定計：「牛欄有一母牛，其性甚惡，必然蹋死。」遂投母牛。太子福力，命不合死。母牛見之，張口吞入腹內。二人見了，歡喜拍手。有詩為快，曰：

「普滿宮中生太子，　貓兒換了不為難。
千般巧計身不死，　萬種淩遲命也全。
送在深山龍虎避，　謝天卻被惡牛飡。
王宮太子歸冥路，　且喜怨家離眼前。」

爾時兩宮夫人生謀害心，具表文，向清涼山奏帝，普滿夫人，近生一怪兒：

「梓童具表向清涼，　端奏山中見帝皇。
普滿宮中生怪兒，　特將此事報君王。」

君王聞知大怒，遂遣使臣，領旨回宮。將普滿夫人剪髮齊眉，罰在磨房推磨。令人兼（監）管，日夜不停。身形瘦枯，淚落千行。然而思念我兒，不知住在何處。在磨房勞役中，長嘆一辭，有詩為證。曰：

「憶兒不覺打初更，　煩惱淒惶雨淚傾。
用死貓兒換太子，　清涼轉奏主人驚。
今朝罰我常推磨，　又被宮人來喝罵。

可惜容姿正少年，　萬般苦事如何話。
三更夜半生役勞，　日午炎天難過夏。
前世惡因實難逃，　今來教我如何話。
二人嫉妒奏君王，　打我終朝遭打罵。
磨麵推輪多辛苦，　告天天遠如何話。
空中萬像作證明，　日月輪回常照曜。
祇願我兒性命存，　惡人自有惡人報。」

君王在清涼山躲災避暑回朝，有臣奏曰：「惡性母牛生下一犢。毛分九色，頭似金粧，蹄如銀裹，世間稀有。君王聞已，龍顏大喜。宣臣引牛兒入宮。祇見頭似金粧，蹄如銀裹，毛分九色，霞彩燦爛。兩宮妃嬪，莫不嗟嘆。陛殿之時，引牛兒上殿，御駕歡喜，有詩為證。曰；

「牛生犢子實堪觀，　又比麒麟勝萬端。
九色毛翔如彩畫，　燦爛花點似星攢。
四蹄美麗如銀裹，　兩眼精光映日團。
掛面金牌封大將，　隨朝導引在金鑾。」

大王敕賜牛兒金牌一面，帶於頸上，自在快樂，封為引駕將軍。忽然想母，不知安在何處？孝心感動夜神將，引牛兒直至磨房中。見其慈母，時正推磨，受大苦惱，面黃肌瘦。忽然子母相見，暗哭一場，不敢放聲。

牛兒替母拽磨，勇力甚大，走如旋風。倘然磨了停歇中間，子母恩情，告訴不盡。

母問牛兒：「你豈得知我是母親？」

牛兒答曰：「慈母生下兒時，被殊勝、淨德二夫人令產婆將死貓兒換卻我身，送在宮內，種種遭刑。命不合死，送於惡母牛，吞入腹中。然後生下我來，作此牛身。近蒙大王見我異相，還是父子因緣，封我大將軍，朝朝引駕，受諸快樂。豈知慈母磨房中，受如是苦楚。」

時至五更鐘響，母語牛兒：「我子暫且還宮。」

其後牛兒不忘子母恩情，夜夜暗行，替母曳磨。忽一日被宮人透得消息，忙報二宮夫人曰：「牛兒認得普滿夫人是他母親，夜間替母曳磨。」

二夫人聽得，心生巧計：「要害牛兒性命，除是討他心肝法最妙。」即時二夫人轉買醫官，雙雙詐病假奏。君王宣召醫官，至於宮中看病。其醫官假作詩一首，曰：

「脈脈驚惶在手間，　尋思夫人病多般。
早朝似火渾身熱，　晚得如水徧體寒。
一穴太陽上下滾，　通身五臟似刀剜。

千般妙藥難痊可，　除是牛兒心肺肝。」

大王聞奏，心生不悅。文武大臣奏曰：「二位夫人病勢沉重。不可愛惜牛兒，誤了性命。」

大王聞奏，心生煩惱，眼中落淚，難捨牛兒性命。俯案嗟嘆，半晌不已。即宣屠戶入內，敕令牽牛兒，歸家宰殺。取其心肝，付送醫官，調治藥餌，與夫人治病。

其屠戶牽牛兒歸家，毛分九色，足如銀裹，世間稀見，心中愛惜。延至夜深，不免將牛兒欲殺。其牛兒雙足叩地，口作人言：「屠官！屠官！你休殺我。望慈悲救我一命。我是皇宮太子，母是普滿夫人。被二宮夫人轉買產婆，將貓兒換卻，送在惡母牛，吞入肚中，然後生下我來。如今又被她害我性命，我母現在磨房，推曳受苦。你若救我性命，異日不忘報其深恩。」

屠戶聞之，不覺淒惶，眼中下淚。囑言：「放心！放心！愿救汝命。」即將看家大犬，取其心肝，送於宮內。

大王見已，放聲大哭。各宮妃嬪，俱各煩惱。分付醫官，假成妙藥。二宮夫人服之，即時痊可。

屠戶回家，至晚與牛兒相議：「這事不中，且須提防。宮中倘要汝皮毛，如何回答？送你出城，向東有一山川。其中有路，向東而去。」

牛兒辭別屠戶，淚落千行。告曰：「我之性命，憑汝救了。祇有慈母，磨房中受苦。我若一日得運之時，來救慈母，報你之恩。」

相別已畢，牛兒得命在路中。想起從前一事，淚落紛紛，惆悵不已。忽作一偈，曰：

「今朝得命在途中，　抆淚悲傷滴下胸。
前世冤家難躲避，　此生之內卻相逢。
夫人害我千般苦，　牛母吞來在肚中。
一日運登尊貴位，　公然報德萬千重。」

爾時金牛兒行行走走，飢吃嫩草，渴飲清流，千山萬水，崎嶇險路，獨行獨步，受了多少驚怖。路逢一老人，指示牛兒：「路通高麗地面，我與你同行做伴。」牛兒歡喜，隨老人東游。忽至高麗國城，老人囑曰：「須過城中，勿得驚怖。」到於城中，人叢紛紛，鬧市喧喧。忽見從空飄下一帖來，正落在牛兒身上。上寫四句。老人看曰：

「東君鼓動劫前春，　廣大由來各有因。
高麗國中招駙馬，　金牛時下必成親。」

看罷前行，有一高樓。絕妙公主在上招駙馬。看見樓下一老人引妙花牛兒過，公主不覺拋下繡球，正中牛兒身上。是時左右侍

人，遂將牛兒分付。公主歡喜，同入宮中，謁見父王。王大怒曰：「何將畜類，配屬公主，玷辱皇家？」令其左右，壞了金牛。

公主聽已，直至殿上，奏父王曰：「休殺牛兒，是我前世因緣，非但今生。願納牛兒為駙馬。」公主隨對父王吟詩一首，曰：

「莫謂披毛帶四蹄，　休言牛兒醜容儀。
男兒貌好非為貴，　女子嬌姿未足奇。
莫道牛兒招畜類，　何須直待嫁金枝。
因緣既就難相捨，　願免金牛我向之。」

爾時高麗國王不忍，急令左右將牛兒引出朝門外，休教辱累皇家。即時公主隨牛兒出東門外，雙雙共語，兩兩同行，自在逍遙。又至深山荒野，飢飡野果，渴飲清流。

前逢一位仙人，巍巍蕩蕩。頭戴逍遙冠，腰跨葫蘆巾，手執一條龍頭拄杖。攔道問曰：「從何而來？」

公主向前禮拜仙人，說起從前一事。仙人看牛兒罕有非凡，便向葫蘆內取一顆仙菓，亦名靈丹妙藥，賜予牛兒。牛兒正飢，連忙吞入肚中。仙人見牛兒吞了仙菓，付牛兒一偈，曰：

「靈妙菓子號金丹，　王母仙桃得者難。
有福牛兒吞卻了，　教君時下改容顏。」

爾時牛兒吞了仙果，中間四肢五臟一體快樂。忽時困倦，臥了一回。皮毛戴角，脫落在地，現出本身，具太子相。公主大喜。夫妻二人隨仙人去，如霧露中行，別是一境。路通金輪王國界，其仙人化道祥雲而不見。

太子共妻，前至一山林，名栴檀林。祇見林巒秀麗，花菓疊垂。二人相議，此個勝所，宜好修行。遂結草庵，鍛煉身形，息心養道。功成行滿，天賜洪福。

化去仙人，即向金輪王宮中，托夢曰：「王今年老，亦無太子，時當退位。現有聖人，在栴檀林內，結草為庵，辦道日久。福氣巍巍，堪當嗣位。」

輪王問曰：「汝是何界仙人？」

答曰：「吾乃天帝釋也，故來助汝。」

輪王夢惺，設起早朝，宣召公卿。圓夢已畢，安排鹵簿大駕，迎請聖人。七寶四兵，直至栴檀林茅庵中。見二聖人，堂堂金相，姿姿玉容。拜請二位聖人，上此金車寶輦，幢幡滿路，寶蓋遮天，香花布地，全街妓樂，喧動天地，迎上金鑾，登了寶祚，為金輪王。七寶仍存，昭示天下，興崇十善，調理庶民，自然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

忽然痛想母親普滿夫人，現在磨房受苦，朕何安在？遂整軍馬，離了金國，西過高麗，尋爺救母。沿路上雲淡淡，水潺潺，軍

行野陘；霧漫漫，風颯颯，馬度山崗。行了多時，迄至波利國。參見父王已竟。父子恩情，告訴無窮。「兒子今朝，故來投爺救母。聖上洪慈，愿垂赦宥。」

即時父王，見說已罷，痛苦難言。救出普滿夫人，宣至殿上。形體憔悴，頭似亂蓬，面黃肌瘦，兩目昏眸。太子見已，手扶慈母，放聲大哭，哽咽悲泣。即時焚香，望空禱告：「若子有福，致此忠孝報母之恩，顯其靈應。」即將舌尖，舔開兩目，豁然洞開，光明如舊。與慈母沐浴梳髮，更衣冠帶，安在正宮。遂將殊勝、淨德二夫人，並產婆、醫官等，下在牢獄中，治其重罪。

太子奏父王曰：「為大國之君，母今既在團圓，祇可同歡飲讌，共享國封，愿恕寬免。」

父王聽奏，龍顏悲喜，怒作笑言：「朕放赦書，昭示天下。二宮夫人、醫官、產婆、合國罪人，咸赦宥之。」宣出屠戶，封為大臣。即時河清海晏，道泰民安。

一日太子奏曰：「唯愿父王，龍圖永固，大振鄰邦。子今侍普滿慈母，還去金國送老去也。」即時太子，拜別父王，並二夫人，又辭公卿百官，將慈母付載寶輦，行行直造本國，陛金輪之位。即將普滿夫人，封為國母，安在養老宮中，受諸快樂。

一日金輪王自嘆光陰弗久，四大非堅。辭別公卿，就龍床上坐化。時國母聞知，嘆言：「子今辭世，我何安在？」囑罷宮娥已，就宮中亦坐化而逝。

〔譯文完〕

《金犢太子》雖經後代加工渲染，成為講唱文學，形式與佛經不類。但因故事完整，其情節可補充敦煌遺書《孝順子》殘卷的缺失部分。大體如下：

（一）故事的前半部分，亦即矛盾最初怎樣產生。

1.波利國王有三個夫人，如來投胎在第三夫人腹中。

2.國王因惡夢擬往清涼山避暑。

3.國王臨行問三個夫人：回宮之日，以什麼接駕。二位夫人所答皆不稱意。第三夫人回答以兒子迎接。國王大喜，允諾如生太子，立第三夫人為正宮。

4.第三夫人臨盆，二夫人買通產婆，以貓兒換太子。

5.二夫人用種種辦法謀害太子，沒有成功，便將太子送入牛欄。

以下故事接俄藏敦煌遺書。

（二）俄藏殘片與國圖殘卷的中間部分，亦即兩位夫人何以發現牛犢是太子所變，怎樣設計殺害牛犢等。

1.國王十分喜歡牛犢，賜金牌，封將軍。

2.牛犢夜探磨房，母子相見。牛犢助母拽磨。

3.此事被二位夫人得知，詐病假奏，要以牛犢心肝為藥。

故事以下接北圖敦煌遺書北敦04264號。

應該指出，在敦煌遺書《孝順子》中，牛犢到舍婆提國，得娶公主。而在《金犢太子》中，將舍婆提國改為高麗國，這說明這個故事在高麗國有了新的發展。有關這個故事在朝鮮半島的流傳情況及其影響，可以參見田中優子的《東亞之佛教文學》，此不贅述。

## 五、小結

「狸貓換太子」這一膾炙人口的故事，因傳統評書《三俠五義》而廣為人們所知。這個故事以北宋仁宗的身世為背景，描寫了宮廷內部的爭寵鬥爭，從而歌頌了寇珠、余忠等人正直、善良、勇於犧牲的精神；塑造了不畏強權，機智判案的清官包公的形象；鞭笞了劉娘娘、郭槐等人的卑劣行為。

李小榮先生在研究中，已將俄藏殘片與《三俠五義》中的「狸貓換太子」故事進行了詳盡的比較研究，指出兩者在內容上有驚人的相似之處，兩則故事之間有著繼承關係。進而將這一故事的原型，追溯到出現得更早的《大阿育王經》中的「豬子換王子」。如上錄文可知，Дx2142號與Дx3815號中並沒有明確的「狸貓換太子」過程，但李小榮以其敏銳的透視力發現這一研究綫索，是值得稱道的。韓國印本《金犢太子》，證實了李小榮先生的研究成果。

《三俠五義》之「狸貓換太子」，還有一個細節：謂包拯陳州放糧回京途中，得知狸貓換太子真相，為防走漏消息，與李妃權且認為母子，送入開封家中。李妃因終日思兒哭泣，雙目早已失明。包夫人用家藏至寶陰陽古今盆叩求天露，李妃以天露洗目，得以復明。《三俠五義》第十六回「學士懷忠假言認母，夫人盡孝祈露醫睛」，講的就是這一段故事。

敦煌遺書《孝順子》中，沒有第三夫人失明復聰的敘述。但在韓國《金犢太子》中，卻有相似的情節：

即時父王，見說已罷，痛苦難言。救出普滿夫人，宣至殿上。形體憔悴，頭似亂蓬，面黃肌瘦，兩目昏眸。太子見已，手扶慈母，放聲大哭，哽咽悲泣。即時焚香，望空禱告：「若子有福，致此忠孝報母之恩，顯其靈應。」即將舌尖，舔開兩目，豁然洞開，光明如舊。

與《三俠五義》比較，兩者雖均為失明復聰，其治療方式卻略有不同。在《三俠五義》中，是包夫人求來天露，李妃自己蘸露洗

目；在《金犢太子》中，則是太子以舌尖「舔開兩目，豁然洞開，光明如舊」。這一情節的原型，到底怎樣呢？

我認為，敦煌變文《舜子變》中的舜子故事，大概是這一情節的原型：

叟謂曰：「君是何賢人，數見饒益？」舜曰：「見翁年老，故以相饒。」叟耳識其聲音，曰：「此正似吾舜子聲乎！」舜曰：「是也。」便即前抱父頭，失聲大哭。舜子拭其父淚，與舌舔之，兩目即明。母亦聰慧，弟復能言。市人見之，無不悲嘆。

類似描述，又見敦煌遺書《孝子傳》。而西晉譯出的佛典中，也有睒子奉盲父母入山，睒子被人誤殺，死而復生，父母盲目皆明的故事。

從舜子故事以下，這一情節究竟怎樣演變？《三俠五義》與《金犢太子》，究竟誰影響誰？也是一個頗有興味的問題。

比較《孝順子》與《金犢太子》兩個文本，值得研究的地方非常多。這裏既涉及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，又涉及中朝文化的交流，還涉及變文、小說等體裁的研究。本文限於篇幅，僅介紹有關資料，以供有興趣的讀者作進一步的探討。

# 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
# 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